

范曾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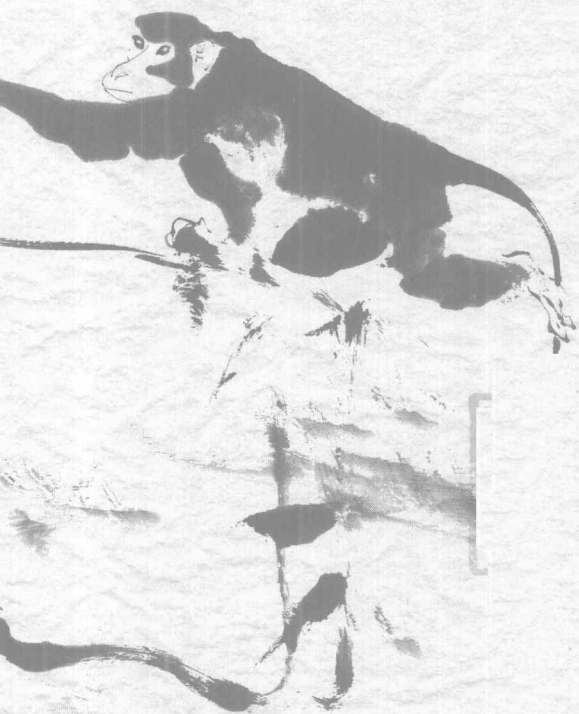
十翼童心

本书首次荟萃了范曾先生对古今童心的独到评述：从老庄到李贽，从孟子到朱熹，陆九渊，赤子之心，天地可鉴。范曾先生用如椽之大笔，心怀澎湃之激情，化作论文绘画书法，展开了与古今哲人智者的心灵对话。一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愚日月，辞富山海。



十翼童心

范曾 / 著



目 录

十翼论童心	1
童心论	2
寂静的世界	16
警世钟——写在世纪末	22
科学家的好奇心	33
中秋谈月	39
阿翁吟	42
芦荻波影——记我的母亲	46

我记得，那一缕轻烟	51
干一杯，再干一杯！	61
和她共赴天涯	66
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	76
飞来石	85
老子与童子	88
米颠拜石	91
夏塘赤子	94
复归于婴	98

少年读诗从骚始	101
奉献一颗真诚的心——在东方艺术大楼 奠基典礼上的致辞	104
十翼说童心	108
童子与老人	110
童子与动物	118
十二生肖与人物组画	121
神勇小童子	128
童趣	131
唐宋诗意	137



◎ 十翼论童心 ◎

SHIYI LUN TONGXIN

李贽

因了明代出了一位桀骜不驯的奇才李贽，著了一篇名标千古的《童心说》，五百年来争论文说不断。李贽是一位汪洋恣肆的人，对先贤往哲的不恭，大似战国时的庄周。于是重礼而主敬的大儒们，对李贽的“不敬”往圣是有些恼怒了。我们知道，李贽是一位爱骂人的先生，但他自己似乎也知道社会上的物议，干脆著《三蠢记》以描述当时的岁寒三友：定见、深有和李贽。此三人者，李贽皆称之为“蠢物”。李贽爱骂人，而定见、深有不惟不恨李贽，反而亲善之，李贽则自诩，“以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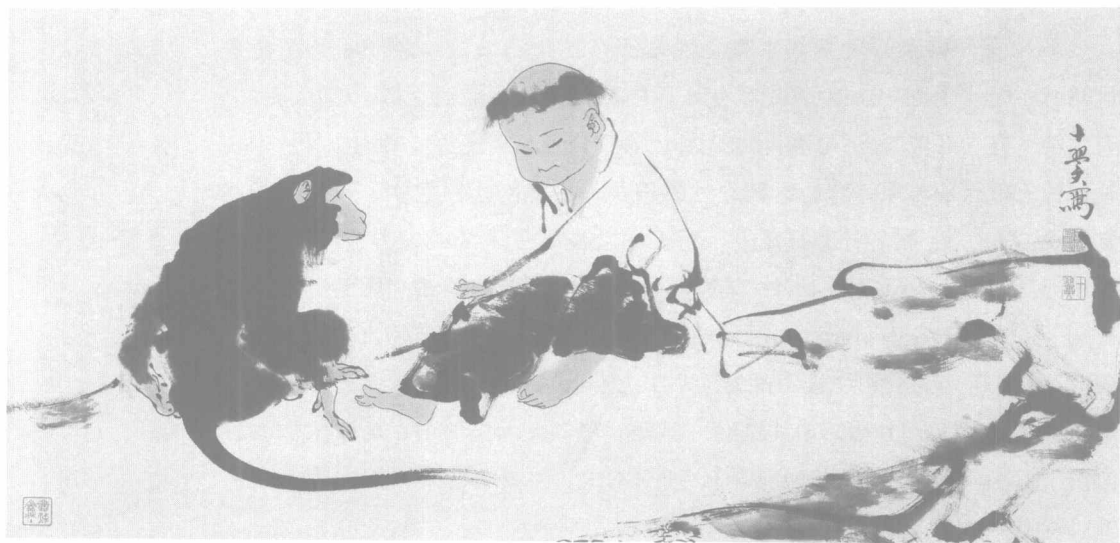
细审之，李贽的《童心说》有几点确乎是他敏锐而智慧的创见：

一、“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二、童心是会遽而丢失的，当此之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本段将界定一下童子和童心。李贽以为，童子是年龄之界标，是“人之初”，而“童心”则与年龄无关，李贽说童心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李贽此处所强调的是童心本真说，与孟子性善之说本无齟齬。孟子以为那不学而能的为“良能”，不虑而知的为“良知”。在他论述恻隐之心——



童子与猴

仁、羞恶之心——义、恭敬之心——礼、是非之心——智的时候，以为这是“性”中已具其端的“根本善”，乃“性”之所固有，非本来无有而勉力得之者。李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之丧失，与荀子的性恶说则殊途而同归。荀子以为人生就的本性是恶，是“不事而自然”的存在，那是已经完成了的自在之物。恶向善的转化则需要学习。李贽说，如果你遇到不是“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那你便会遇到三种不测的危机：一、“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二、“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三、“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也就是孟子所谓“良知”、“良能”的丧失，即那人生已具其端的“根本善”的丧失。李贽所说的三种不测的危机，则是荀子“不事而自然”的罌粟之花、魔鬼之果。

荀子讲，人性之初本身已恶矣，向善则需学习，不学习则恶果是自然的；李贽则说，人心之初——童心是善的，然则学而不当则恶——童心失。荀子是不学则恶，李贽是学而不当则恶，虽本初径庭，而后果则一。中国古人学未尝不博，所缺者往往是逻辑，影响了他们审问的精当和明辨的准确。孟、荀、李贽之间，恐怕本质上都有相通之处。

如果我们将童心理解为本真之性，那么在此领域谈得最彻底的还是东周时代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共认为当下的自然状态即绝对之善。天下之所以有“善”与“不善”，乃是混沌的大朴已散、大道废除之后，滋生出仁、义、礼、智，都不是善果，都是本真之性的丧失。在他们心目之中，至善乃是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是自然的，而仁义之类则是人为的。庄子在《骈拇》中讲：“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他又在《马蹄》中说：“及至圣人，蹇蹇为仁，踉跄为义，而天下始疑矣。”因此，道家的终极目的是复归，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是知其白而守其黑，知其雄而守其雌，知其荣而守其辱；是以柔弱而胜刚强。因循至虚极，守静笃的天道，则归本根，在老庄看来本根之性便是婴儿、无极和朴。

或云，以《老子》之辩证法观古往今来之治乱兴亡、成败得失，后发制人，所有“无为”后面隐含的“无不为”的巨大功利目的，显然离“自然状态”的“绝对的美”的境界不可以道里计，何以在有关童心的论述中竟会发现老子的透辟和周瞻？固然《老子》是一部不可比量的大雄略的著述，他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四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老子·第二章》），此中固有种种处世为人的透彻之说，可谓睿智；又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这一切简直证明了老子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大策士，治国平天下，老子绝不会稍让孔子专美于世。正因为老子深知物极必反，故提出“柔弱胜刚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第七十六章》）。老子看清了宇宙万有包括社会人生的发展，他发现，生命的婴孩时期虽然柔弱，但却包含着无穷的活力，未来绝对属于他，柔弱必然取代坚强，而宇宙万物在坍塌垂危或老朽衰败的时节绝对是坚硬而枯槁的。我们所应做的应该是甘于居卑而处微、功成而身退。复归于婴儿者，乃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返璞归真，使自己真正做到“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老子所谓“婴儿之未孩”者，童心也，无



老子出关

争之心、混沌之心也（《老子·第二十章》）。“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也许郑板桥爱题的“难得糊涂”正是这种老子式的大慧智。“慧智出，有大伪”，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这种聪明之后的糊涂是“大伪”的所在，我想，这种理解是不公正的。倘若然，老子正可以不说，郑板桥正可以不写，免生俗世置喙。学会看古人之文，知其良苦之用心，是会看书、看懂书的基本条件。

在此就可以仔细地鉴赏我画的《老子出关》了。那老子慈眉善目，潭壑碧水似的眼神，表明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正所谓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者也。而天下第一等的难事是，既有大智慧而又避免了大伪的浸染。从那飘拂的须眉和身在化外的情态，我们似乎可以回忆那《道德经》八十一章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无疑是一部心灵的实录，它终极皈依乃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根本回归。那于牛侧踏歌的童子，神情清纯，气质非凡，是具备了孟子“善之端”的少年，也可以说是克除了荀子本然自在的“恶”，经历了善的修为的一种当下的至善。你们不难看出一幅好的中国画，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它是历史的、哲学的而又又是高度笔墨技巧的展示。

初心——童心，在孟子和荀子那里的区别是可以统一的。孟子说的是“善之端”，并未保证其永善。而荀子也不曾否认已然恶向善的转化。西方古代民谚说上帝造人时，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而近代科学的DNA和RNA基因，未来必可分析出善和恶的构成基因之不同。孟子和荀子如果在战国之时是如此高度的生物学修养，他们会携手而笑。孟子说，当我称性善的时候，那恶的DNA和RNA在休眠；荀子说，当我痛恨本然存在的恶的时候，那善的DNA和RNA也在休眠。今天，人类惟一最大的修为，不在身外的一切，而在身内，在于心，让恶的基因休眠吧！时间孔亟，不能久待，一旦全人类在核武器的轰鸣中同归于尽的时候，那就还得再等亿万斯年，出现新的物类，那和人类当然不是一回事，等待他们善的基因再来扼制恶的基因，那已是不用我们着急操心的事了。人类，难道我们不能同心同德地将身内的基因趋向于善？这已是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惟一通道。契约？世界曾有这样那样的契约，即使将来有全世界的和平宪章，而它对于“道法自然”的伟大皈依，不过是废纸。心灵的事只有用心灵的方法去解决，你会相信那些契约吗？因为签订那些契约的有天真的浮士德，也有穷凶的靡菲斯特。



主宰宇宙的永远是善，惟其如此，才会有天地之大美展现在我们眼前。“恶”，即使会得逞于一时，但宇宙的大规律会使它速朽，不得永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所以老子希望人们能做与天地道德同步的事，过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老子·第十九章》）。

至此，我们大体知道此文之标题“童心论”的涵义。“童心”二字只为方便明晰而摘取之，且童心二字代有贤者使用，似已然有甚多附加之深义在。其实，“童心”可以视为中国亘古至今的一个永恒命题，“童”与大人、圣人，“童”与天地、宇宙、本初、朴、无极有并列不悖之义，可谓同姓而异名。古人就心、性、情（张载）、性善（孟）、性恶（荀）的种种议论发明，都有张载所见到的大气迁流，万象纷陈，“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无一物非我”的感慨。童心者，大人之心也，圣人之心也，岂其有他哉？那是无瑕无疵、无邪无垢的心灵境域，那是一个纯粹高洁的代号，是追逐之象征，而非辩说之结果，亦宛若孔子之“仁”，也是一种道德的标示，即人生最高的当然准则，那也是无需辩说而后存在的。



论及“童心”，必论及中国作为士的阶层道德的构建，在此我们必须提及的有宋明理学家张载、朱熹和王阳明。

谈及张载，我们知道他是宋代理学划时代的大师，他的成长过程中似乎与我们范家有着一定的渊源。年轻时，张载崇拜先祖范仲淹，他啸聚了几个有血性的哥儿们，要与党项人一拼，收复洮西失地。范仲淹大概看出这书生还是回去读书为好，这次的劝阻，的确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大哲学家。从这件事却看出了张载的童心。

在张载看来，人性有二，一曰本然之性，这是天地宇宙的全体之性，是一种“纯善”之性；一曰气质之性，在宇宙大气迁流中（或如现代天体物理学之大爆炸所引致的冲击波），各种物类形成，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物类既异，气质且殊，因此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而这种有善有不善的气质同样存于人性之中。张载看来，以上所述之性是根本的，有性矣，复有知觉，便成为心。这心包含了性（纯善之性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之性），性之发为情，情亦在心中。这时我们还不可以认为这“心”便可称“童心”，在气质没有修为之前，称之为“童心”还过早。他在《理窟·气质》中说：

“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在张载心目中，人生头等大事是变化气质，这变化的是“气质之性”。而与此同时，要悉心呵护天地之性，人人都有与宇宙全体之性同在的纯善之性，这种反省自明的作圣的工作，能使“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这儿与天道合一的性，便是我们要证明的“童心”了。“童心”原来便是天人合一的伟大胜果。当人性中保持住了张载所称的天地本然之性，又诚恳地进行了气质的变化，那就做到了洛阳二程所说的“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第六章》）的无间隙的天即人、人即天的境界。在这里，“童心”化成了一种宇宙最本然的存在。体现了这种大存在的是为大人、圣人。

由此引出一位大人、圣人，那就是南宋的大理学家朱熹。在奸佞当道、残害忠良的时节，宋宁宗朝发生了“庆元党禁”，首当其冲的是良臣赵汝愚和大儒朱熹。党禁迫害变本加厉，朱熹之学由“伪学”而为“伪党”，由“伪党”而为“逆党”，群丑蹀躞跳荡，丑态毕现，而于风云之中有两位足具“童心”者在焉：朱熹和辛稼轩。辛稼轩虽与党禁之祸无涉，但他是朱熹的好朋友，习相远而性相近，而且都具备着“舍德之厚，比于赤子”的一颗纯粹不染的童心。有了这样的童心，他们就柔弱胜刚强，“毒虫不蜇，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第五十五章》）。朱熹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在险境中安坐教席，拂尘而谈经，在从容应对时变中去世。迟暮的英雄辛稼轩哭拜于朱熹墓前，写下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卷四百《列传第一百六十》）的名句，还写下了“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的痛疾时弊的词句。《老子》书有云“赤子”终日“号而不哑，和之至也”，辛稼轩为了朱熹所作的愤怒呼号，不止终日而不哑，而且亦当千秋而不哑。

朱熹的著述，有一部专谈为人之气质、气象者曰《近思录》。宋代的理学家是重气质、气象的。张载之论已如前述，又如洛阳二程说：“人须当学颜子，便入圣人气象。”记得《论语》有关颜回的有：“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第二章》）、“回也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第五章》）、“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第六章》）、“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章》）看出了颜回的君子儒雅风范和内美修能，也看出了他的刚毅木讷。进问之，



孺子

牛

歲甲申江東大翼沈曾



孺子牛

颜回“不改其乐”，其乐为何？——真正地能行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七章》），时刻“欲仁”，那便是推己及人，力行忠恕，不以巧伪以赢人心，那便是颜回的至极快乐，乐以忘忧，仁者不忧，便入于圣人气象矣。“不违如愚”，似听话之学子；“闻一以知十”，绝对是聪颖之学子；“三月不违仁”，有弘毅精神之学子；“一簞食，一瓢饮”，固力行而克己复礼之学子。瞻其气质，“如婴儿之未孩”，而视其气象炎炎其扬灵之大哲也。微颜回“童心”具足为无疑者矣。朱熹对孔子、颜回、孟子有精辟简赅的评语云：“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朱熹惟言其状态之不类，而并不欲辨其高下轩轻。

朱熹又谈到张载：“先生气质刚毅，德威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谕，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以上皆见朱熹《近思录》）童心之广大精微，已如上文。进言之，童心即是圣心，而不是“浅心”。浅心者，幼稚浅薄之心也。修持圣心，当非易事，圣心难用浅心求也。朱熹与陆象山之辩，朱氏每讽陆氏之学如禅，成圣过易则貌似醍醐灌顶，实玄远而神秘，要非成圣之道。

论及童心即大人之心、圣人之心，我们自然必须引出一段极深刻鞭辟入理之说，这就是王阳明的《大学问》，文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殫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其中王阳明又高宋儒一筹者，在于他的格物而致良知之说，是广大慈悲、无限惻隐，未必只限于大人和圣人，小人、鸟兽、草木、瓦石亦可致良知，于天地宇宙间亦皆属一体。而王阳明以为做不到一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己私未忘”。王阳明对孔子的“仁”进一步阐释为天人一体、万物一体。其实，从王阳明的述说中看出他真正的童心未泯，连鸟兽、草木、瓦石在王阳明眼中都是有生命、有感觉、有“天命之性”的，这在张载、二程、朱熹的学问上有进步，故称“大学



读书图

问”。王阳明在这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更大的存在，同时他的学说将会为这童心沦丧的世界带来无穷尽的好处，他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答顾东桥书》）

人皆可为圣贤，天下人“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这是对人类自身净化、相互关系淳和、讲信修睦的崇高祈祷，五百年过去，人类竟如何？还有人从内心到行为崇尚王阳明的伟论吗？有的，中国目前正在如此努力着。

以上对“童心”之内涵界定已将李贽《童心说》作了充分的剖析和补充。明代李贽被视为“异端”之学说，与宋、明以降陆（象山）、王（阳明）之学占据学界要路之津背景有关。然而本文所列之宋、明儒家，既有重“道问学”的如朱熹，也有重“尊德性”的如王阳明。然就朱熹言，于泛观博览之外，亦未尝轻心性之学，而就王阳明言，虽惟恐读书博学适足废道之外，只为提醒学生会读书，非谓读书之果可废也。然而这两方面与本人所论述过的童心即吾心、即天地之心、即圣人之心，皆无齟齬。“尊德性”当然为的是证本心，而“道问学”何尝不是以古代文本证求圣人之心？朱子叫学生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目标很清楚，上午读的书，在下午的反刍中，化如吾心而不死于章句也，证求圣人之心亦证吾心也。当年鹅湖之会上，陆九渊（象山）、陆九龄（子寿）与朱熹的辩论并不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侧重有别而已。陆氏兄弟重心性，而朱熹重义理，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而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但就宋学而言，在明心见性的大道理方面大概不会有根本性的分歧。

上文论及张载之重修为的“大人”境界，以为“变化气质”乃是为学的无上正觉，而朱熹则提倡“主敬”，对先贤经典、对天、对人深怀敬畏之心，则为人自有一段高逸儒雅之气。他说：“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处。”意思是“敬”不来自外界的强求，只是主宰言行自身的持守，而朱熹又进一步解释：“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语类十二·朱子》）当一个人常具敬畏之心的时候，他就可以与天地精神无障碍地往还，无敬畏则有拒绝之心，无敬畏者无怀抱、无包容，则去大人、圣人日以远，童心之沦失殆尽可预卜之矣。

谈到童心和圣人之心的同姓异名，不禁使我想起近世王国维词论中最具魅力的那句名言，王国维在论李煜时说：“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又说李煜之词“俨有基督释迦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赤子之心”谓未受污染、凛然不滓之童心也，而后句则称李煜有圣人之心矣。王国维于所译之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查氏者对五色牛村之村民论及骆驼之性格、狮子之性格与赤子之性格时，谓赤子者“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有此七种品性（前文所谓之气象、气质）则骆驼之耐苦、狮子之咆哮不可拟

之，有不可侵袭之气在焉。七种品性中前三种属“如婴儿之未孩”，后四种则属气象万千之大人、圣人也。七事备，而后我们深知本文所论之“童心”为不妄。

抬眼望，龙光牛斗，星汉灿烂；俯身察，万类繁衍，万物得时。这好端端一个风雨博施、日月随旋的宇宙，不正是不言大美之所在吗？二百年前康德就对着茫茫的六合玄想，心头升腾起“星空”、“道德”两个词，与两千五百年前大哲老子“道经”和“德经”两个词不期而遇。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还没有老子《道德经》的译本，可见康德是绝对没读过老子书的。然而人类的智慧有时会有不期而遇的因缘，不知何时何地为何携手，共逸绝尘。因为人类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一定是跳不出“天”和“人”两个字的。由猴子变为人，达尔文认为经历了一千万年的历史，而这一千万年比起霍金《时间简史》所讲的宇宙的历史，不过是弹指一瞬，人类是不是因了这一千万年的发展变得很伟大呢？我们如何来评价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文明和野蛮的界标是什么？今天的文明人和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漂流记》中荒岛野人有什么区别？世界上被消灭的人类族群：四千年前的迦太

